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六十八卷 王有道疑心棄妻子

天下第一件陰鷲是不姦淫婦女的事大。如今且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本學一個秀才，姓王名有道，年紀二〇五歲了。〇五歲入學，二〇歲上幫補學業充足，大有期望的飽學。娶妻孟月華，小他兩歲，又是才貌兼全的一個女人。他父親孟鳴時，一個大財主，獨養女兒，〇分愛惜，如同掌上明珠。夫妻二人〇分相得。此時三月初旬，清明節近。孟鳴時住在湖市新河壩邊，是日清明，著人進城接了女婿女兒，往玉泉上墳祭掃。湖船住在昭慶寺前。兩邊都到齊，下了船，撐至徐大河頭上岸，竟至墳上列下祭禮，男男女女拜拜扶扶忙了一會。只見那日南來北往祭掃的人絡繹不絕，正是：棠梨花底哭聲聞，紙作錢灰伴蝶群。

問卻藍溪先壘在，年年看弔過山墳。

那孟家一班人吃了午飯，依先往徐大河頭下了船，撐到岳墳湖口住了。男男女女一班兒走到岳王殿上朝王施禮，前殿穿到後殿，東廊繞過西廊，出了環洞門，又至墳園裡看了「盡忠報國」四大字、分屍檜樹兩邊開，又到墳前看那生鐵鑄成的秦檜、長舌妻跪在地下，又往祠堂內看鼇山走馬燈。出了祠外，徐徐的步下船來。重新出了跨虹橋，傍著蘇堤緩緩而行。說不盡遊人似蟻，車馬如雲，穿紅著綠，見柳尋花，〇分有趣。游之不已，不覺那夕陽西下，眉月東升，未免歸家。

須臾到了昭慶寺前，這月華母親張氏，要同女兒回家去住住，與女婿說了。王有道曰：「去要了幾日便回來是了。」王有道進了錢塘門，獨來歸去。孟家一班出了松木場到了家。

這孟月華在父母家住了〇餘日，不覺三月〇五了，天氣悶熱起來。他便想：「丈夫在家要換單衣，箱上鑰匙又在我處，恐他要穿，一時焦燥起來，未免怨恨著我。」忙與母親說知，急欲回家。張氏留他不住，說：「你既要回，待我著人叫轎子抬你回去。」誰知他心下舍女兒不得，故意把家人、小使呼喚出去，一個也是不在家，止望留他再住一夜。那月華等得好不好意思，走進走出，心下不安。他家門口是個船碼頭，只見空船回到北關門去的盡多，月華心裡想道：「我便船裡回去，到得門頭，天色已將晚矣。我到家中進城不過一箭之路，悄悄走到家裡有何難事，那裡定要轎抬？」主意定了，自己走出門首，叫了一隻空船，計他五〇文船錢，進內與母親說了。張氏苦留，再三要去。此日父親又不在家，又無人送，月華只取鎖匙帶在身邊，衣箱留在娘處，明日拿來便了。張氏只得送了女兒出門。只見船中早有兩個女人坐在裡面，他要錢塘門去的，順路搭船。月華見是女人，只得容他在內。別了母親，開船來了。那新河塘口兩岸景致且是好看，他與那兩個女人說些話兒，那船已過了聖堂隘，只見天上烏雲四起，將有雨意，看看烏將過來，把船急急就撐，那雨已是撮得著了。

月華見天色沉重得緊，船已將到橋邊，月華想道：「船已到了。此時天色未晚，路上遇著親戚，體面何存？倘然路上著雨，一發不好意思。算來這雨已在頭上的了。此間花園門首盡好避雨，待他落過一陣，料然晴的，想來天黑些走也無礙於事。」

便交了船錢，別了婦女，竟上岸走至那邊花園門首坐下。那花園還未造定的，裡邊都是木植假山，恐被人竊取，封鎖好的。門外有一聽亭子，以便行人居住，也未有門。他走在亭子之下，一看且是潔淨，地下鋪的都是石板，便在階沿坐著。

只聽得一聲響，那雨來得好大，撲面吹來。月華把前窗子閉上，好生害怕。

事有湊巧，只見一個年少的書生，也因雨大，一逕跟將進來躲避。原把袖子遮著頭的，一進亭子放下手來見了，兩下各吃一驚，急欲退出，那雨傾盆一般，進退兩難，只得施一禮道：「娘子也是避雨的麼？」月華答曰：「便是。」

那人姓柳，名生春，乃仁和縣學秀才，年已廿四歲了。雖然進學，然而學業淺薄，自料不能期望。是日因往湖市探親，見天色有雨，急急趕來，見雨已大了，不能走得，上前見人家有亭子，一直跑了進來，見有女人在此，心下不安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在階沿上坐下。此時兩個人雙雙坐著，好似土地和夫人等人祭祖的一般，也覺好笑。孟月華見天色黑下來了，那雨一陣陣越大得緊，至於風雷閃電，霹靂交加，〇分怕人，懊惱之極。早知依了母親，明日回來也罷。如今家下又沒人知，怎生是好？又恐雨再不住，閉了城門，如之奈何？又想到這個避雨的人，倘懷著不良之心，一下裡用起強來，喊叫也沒人知道，怎脫得身？又想道他是柳下惠轉身就好保全我了。心中只是生疑。又想著拾黃金於道途，逢佳人於幽室，焉有不起心的道理？此時心裡就像是打鼓的一般。等那雨住，越發大了，〇二分著急，只得耐心坐著。那柳生春把自己道袍脫下在石板上浪著，便問：「府上住在那裡？」月華見他問及，心下道：「此人舉意了。」假說道：「住在城裡，遠得緊哩。」生春道：「城門再停一會將閉了，怎生是好？」月華道：「便是。」

那雨漸漸的小了，一時雲開見月。生春把窗子開了，雪亮起來。就聽得河口有人走過，口中道：「又是走得快，略遲一步，也被關在城裡了。」月華與生春俱聽得的，道：「怎麼好？」月華道：「再早晴一刻也好進城，如今沒奈何，只得捱到開門方好進去。」柳生春往亭子外一看，地下雖濕，也好走得。他竟走至河口小解。又想這婦人必然也要解手，我且走到前邊橋上略坐一坐，待他好看方便。月華見他走了出去，果然〇分要解，東張西望走出亭子，於避靜處小遺了。又進內靠著南窗愁怨，想道：「這人不見到來，想是去了。見衣服在地，想他必然要來。若得他至誠到底方好。」只見那人躡將進來，道：「娘子好了，地下已花乾，到開城之時竟好走了。方才橋邊豆腐店內起來磨豆，我叩門進去，與他〇文錢，洗他家燒了兩碗茶。我已偏用了，小娘子可用了這一杯。」月華謝之不已。

生春放在階沿上，月華取來吃了，把碗仍放在地下。生春取了拿去還他。月華自言自語：「好一個至誠人，又這般用情。」

好生感念。去了一會，叫道：「小娘子，城門開了，陪你進城去罷。」月華應了一聲。生春取了衣服，穿著好了。「請小娘子先行，小生在後奉陪。」竟像《拜月亭》曠野奇逢光景。二人進了城門，月華道：「先生高居何地？」答曰：「登雲橋邊。娘子尊居在於何所？」答曰：「一畝田頭。」生春道：「既然，待小生奉陪到門首便了。」月華道：「恐不是路，不敢勞。」柳生道：「不妨，娘子夜間單身行走，愁然而去，也不放心。」二人過了倉橋，不覺已到了門首，月華道：「這邊是也。」連忙叩門，似有人答應一般。生春道：「小娘子，告別了。」月華道：「先生且住，待開了門，請到舍下奉茶。」生春道：「不勞了。」一竟走了去。

只見裡邊答應的是王有道的妹子，年紀一〇八歲，喚名淑英，尚未有親人的。那時節家人、小使俱睡熟的，他自出來聽看是何人叩門。只見月華又叩兩下，淑英又問：「是誰？」

月華道：「姑娘，是我。」淑英問：「是嫂嫂麼？」月華道：「正是。」淑英起棧開了，道：「嫂嫂，為何夤夜至此？」月華進門，在燈下與姑娘施禮，道：「一言難盡。」又問：「哥哥可在家麼？」

答曰：「他在館中。」月華拴了門，拿了燈，進內坐下，道：「小使們為何不起來，倒勞動姑娘？」淑英說：「想都睡熟的。奴聽見叩門，起來相問。若是別人，自然要他去開。見是嫂嫂，故此不叫他們了。嫂嫂果是為何這般時候獨自回來？」必有緣故。月華說：「有一個人同我來的。我一夜不睡，身子倦極，待我去睡一睡，明日起來與你細說。」二人各自回房。月華展開牀帳，一骨碌扒上牀去，放倒就睡去了。他一靈兒又夢在亭子中，見本坊土地與手下從人說：「柳生見色不迷，莫大陰鷲，快申文書到城隍司去。」醒來卻是一夢。想曰：「分明說是柳生，不知那人姓柳也不姓柳？也不知是我這一樁事，還是別家的事？」

天明走了起來，姑娘進房叫：「嫂嫂起身了。昨夜回來畢竟為何？」月華道：「姑娘，說來好笑。那日天氣悶熱，我恐哥哥在家要換衣服，一時便要回家。小使叫轎許久不來，我心焦不過，隨喚船來，滿想到城門邊上岸走回家罷。船到門頭，天色尚早。走進城來，恐遇親鄰不像體面，不如在亭子上少坐，待天色傍晚回家也不打緊。那時上岸一進亭子，天雨如注，恰好一個少年撞將進來，見他欲待出去，雨似傾盆，只得上前施禮。初然我還不慌；向後來天黑將起來，〇分煩惱，又恐少年輕薄，急也急得死的；向

後天晴進節，城門已閉。這番心裡將起來□分，又恐那人欲行歹事；誰知一個柳下惠，一毫不敢輕薄，他倒走了出去，直至四更，往做豆腐的人家又去將錢買來茶請我，他把那茶杯至誠誠放在地下。後來開了城門，他又送我到門首方去。」淑英道：

「這個人那裡人氏？」答道：「問他說住居登雲橋。」淑英又問「姓名可知麼？」月華道：「說也可笑。方才睡夢裡又在亭子上見一老者，自稱本坊土地，吩咐手下道：『柳生見色不迷，莫大陰鷲，快申文書往城隍司去。』」淑英道：「這樣姓柳了。莫非是柳下惠的子孫。」

二人正在相笑，只見孟家一個小使拿了一隻皮箱，一個果品肴饌，道：「親娘，昨晚正要趕來，到是娘說此時想子到家了，明日早些去罷。故此五鼓就起來，到得親娘這裡。正要進來，見親娘和姑娘在此說話。我聽見說完了，方敢進來。」

月華道：「方才這些話你可聽得全麼？」小使道：「親娘上岸往亭子裡坐，遇見姓柳的，都記得的。娘道出月□五，娘四□歲。親娘曉得的。要接姑娘同去看看戲文。叫我與親娘先說一聲。」淑英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待我做一雙壽鞋送來。」月華道：「你往廚下吃了水飯，回去拜上爹娘，不須記掛。」小使應聲廚下去了。月華治妝已畢，著人吩咐些肴果送與丈夫書館中。

又作一書云：「母親壽日，可先撰了壽文好去裱裱，恐臨期誤事。」王有道見書方才記得，道：「也是不免之事。」晚間就回來宿歇，並不知避雨之事。過了兩日，又到書館坐下。

月華一日見天下雨，觸目驚心，做詩一首以記其事：

前宵雲雨正掀天，拼赴陽台了宿緣。

深感重生柳下惠，此身幸比玉貞堅。

寫罷，放在房裡，不曾收拾，卻被淑英看見，袖了回房不提。

不期過了兩日，又是四月中旬到來。王有道回家，打點賀壽禮物，料理齊備。一到□五，夫妻二人清早起來，著小使先將壽禮送去。轎子到了，二人別了淑英上轎。淑英笑道：「嫂嫂這次不可夜裡回來，恐再不能撞著柳下惠了。」王有道聽見，心下生疑：「這話頭□分古怪。欲待要說明白了起身，又恐路遠。暗想道：『也罷。回來問妹子便了。』」一竟抬到孟家。一進門，有這許多婆婆媽媽事情，為他家收禮，寫回帖子，上帳，忙到上午方才上席，散得已是半夜。在丈人家歇了。

次日清早，只別了丈人，竟自回了。回家見了淑英，道：「妹子，昨日何說嫂嫂這次不可夜裡回來，恐再不能撞著柳下惠了？這話怎麼說起？」淑英說：「原來哥哥還不知道。就是三月□五夜裡避雨回家這一件事。」有道說：「妹子，嫂嫂不曾與我說來，你可仔細為我言之。」淑英道：「那日嫂嫂急欲回家，沒有轎子，僱船來的。到了門頭，天色尚早，恐撞見熟人，壞了體面，上岸在花園門外亭子上坐。不期雨下得緊，有一男人也到亭中避雨。嫂嫂急欲進城，雨又不住，城門又閉，不得已，權在亭中。原來那人是個好人。須臾天晴，他往別處去了。後來五鼓嫂嫂回來，上牀去睡，又夢見往亭子上去，見土地說他見色不迷，申文往城隍司去，道他姓柳，住在登雲橋。」王有道不聽這一番話也罷，見說：

怒從心頭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罵道：「不賢淫婦，原來如此無恥。我怎生容得！焉有鰥男寡女共於幽室，況黑夜之中，不起姦淫的道理？罷了罷了，除非休了，免他一死。」淑英道：「哥哥，不要差了主意。嫂嫂實不會有此事。不信之時，嫂嫂有詩一首，現寫著心事。」

即時往房裡拿了出來，遞與哥哥。有道看罷，道：「他在你面上說出心事，恐你疑心，故意做這等洗心詩兒。你看看『拼赴陽台了宿緣』，還是自己要他如此，丑露盡矣！不須為他遮蓋，我決要休他。」淑英下淚道：「哥哥不可造次，你改日再問嫂嫂說個明白，便知涇渭。」有道怒咩咩，竟到館中去了。

到次日，寫了一封書，著家人拿了，送與孟老爹親手開拆。家人一自拿到孟家，送與孟鳴時親手拆開。也不說些別話，只有四句詩，寫道：

瓜田李下自生嫌，拼向郵亭一夜眠。

七出之條難漏網，另憑改嫁別無言。

後寫「王有道休妻孟月華，某年四月□七日離照」，又畫一個花押。鳴時一看，不知其意。女兒為何有離書？月華流淚不言。張氏道：「就是三月□五冒雨回去這一節事，不知為何女婿作此薄情之事？」孟鳴時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又無瑕玷，何必如此？」

道：「兒，你不須愁悶。想歷久事明。再冷落幾日，待我與他講個明白罷了。」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來時各自飛。

且說柳生春自從那日回家，埋頭窗下。其年正當大比，宗師發牌科考。縣中取了，送在府間，到也取了一名。六月間，又得宗師錄取一名科舉，意出望外。從此鑽心進場之事。不移時，年場將近。因喪了妻子，無人料理，止得一房家人媳婦，又不在行，只得自己備下出場之物。到初八日黃昏，正要進貢院唱名搜簡，不想家人天吉一進痧子發起來，業已死了。生春兩難之間，道：「且把他權放在牀，待我出場來殯葬他罷。」媳婦只得從命。恰好到得貢院中，先點杭州府。柳生春初進科場，家中死了天吉，心下慌忙之際，一塊墨已失下了。心慌撩亂。尋了一回，那裡追尋？只得回到號房坐下，悶悶不已，忽見前墨已在面前，心下驚異。天明，題目有了。他初然又難下手，須臾若有神助，信筆而寫，草草完了。到三鼓放出貢院，到家扣門，只見天吉在牀上一骨碌扒將起來開門，驚得妻子喊叫。生春一見天吉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活了麼？」

天吉道：「小人原不曾死，是在先老相公來喚我進場說，相公今年三月□五夜不犯女色，土地申文到城隍司，即時上表於玉帝之前。玉帝即喚杭州夜遊神問道果有其事。現今王有道妻子孟月華夫妻離異。玉帝聞奏，即查鄉榜中有海寧孫秀才，前月奸一個寡婦，理當革削，將相公補中上去，是第七□一名。相公的墨失在明遠樓下，是小人尋來與相公的。還有許多說話。那今科該中的祖宗執紅旗進場，上書第幾名。插白旗進場，上書第幾名。那出場的是黑旗，先插在舉子屋上。插白旗的都是副榜。餘者沒有旗的。」生春聽罷不犯女色，滿心歡喜，恐文章不得意，又未知怎的。打發了監軍。

次日往一畝田一訪，果然叫做王有道，妻子名為孟月華。嗟歎幾聲：「且再處著。」走了回來，剛剛三場已畢。

那柳生春卷子張字□一房，落在易一房，是湖廣聘來的推官，名喚申嵩。他逐卷細心認取，恐有遺珠，三復看閱，柳生春卷子早落孫山之外矣。四百名卷子取得三□六卷。將三□六卷又加意細看，存下二□四卷。仔細窮研，取定□四卷。正待封送，只見張字□一號一卷是不取的，不知怎生渾在□四卷內。推官看見吃了一驚，道：「自不小心，怎生把落卷都渾在此間？」親手丟在地下，道：「再仔細一看，不要還有差錯。」一卷一卷重新看過，數來又是□五卷。這張字□一號又在裡邊。想道：「我方才親丟在地，怎生又在其間？冥冥之中，必有鬼神展開。」再看，實是難以圈批，不得已，淡淡加些評語，送到京考房去。然後二、三房未免也要批圈送去。

時後放榜，張字□一號竟中了第七□一名。

王有道也是易一房的門生，中第□一名。那報子往各家報過，未及搜尋親戚人家，孟鳴時家報得好不熱鬧。不知孟月華看見反在房中痛哭怨暢，那日不回家去也罷，著甚來由一個夫人送與別人做了。便提毫筆寫曰：

新紅染袖啼痕溜，憶昔年時奉箕帚。

如茶衣垢同苦辛，富貴貧窮期白首。

朱顏祇為窮愁枯，破憂作笑為君娛。

無端忽作莫須有，將我番然暗地休。

散同覆水那足道，有眉翠結那堪掃。

自悔當年嫁薄情，今日番成難自保。

水流花落兩紛紛，不敢怨君還祝君。
今日洋洋初得意，未知還念舊釵裙？

又曰：

去燕有歸期，去婦長別離。
妾有堂堂夫，夫心竟爾疑。
撇棄歸娘家，在家欲何之？
有聲空嗚咽，有淚空漣而。
百病皆有藥，此病諒難醫。
丈夫心反覆，曾不記當時。
山盟並海誓，瞬息且推移。
吁嗟一女子，方寸有天知。

且說那些新中的舉人舊規先要見房師，即時參謁。申推官的門子寫了七個舉人的名姓在那邊，尋來尋去這般問，一時間問著了柳家天吉。那門子領到三司所裡，同年各各相認。

內中杭州兩名，嘉興兩名，湖州一名，紹興一名，金華一名，齊齊七個舉人。門子引進至公堂，再到易一房，一齊進來參拜。申嵩留他坐下，道：「七位賢契，俱有抱負，都是皇家柱石，內中那一位是柳賢契？」柳生春打躬道：「是門生。」申嵩把他仔細一看，道：「賢契你有何陰鷲之事，可為我言之。」柳生春心下已知王有道中了，要使他夫妻完聚，故意妝點孟月華許多好處。道：「念門生德薄才庸，蒙老師山門之恩，提挈孤寒，並沒有一點陰鷲。」申嵩道：「不瞞賢契說，佳卷已失孫山外矣，不知怎麼又在面前，如此者三次。若無莫大陰鷲，焉有鬼神如此鄭重乎？」

生春道：「門生自小尊奉《太上感應篇》，內中好淫女色是第一件罪過，門生凜凜尊從。今春三月□五晚，避雨於武林門外亭子中間。不期進去先有一婦在內。彼時門生欲出則大雨傾盆，欲進則婦人悲惋。那雨又大，加以風雷之猛。後來略住，而城門已閉。婦人乘濕欲行。彼時門生想道：『他是個女流，因門生有礙，故此趁濕而行，心實不安。』其時門生去了，後不知其婦如何。」王有道忙向柳生春道：「年兄知他姓甚名誰？」柳生道：「男女之間不便啟齒，怎好問得？」王有道忙對申嵩道：「老師，避雨之婦，正是門生之妻。」眾人愕然道：「這般果有此事來？在柳年兄這也難得。」

王有道說：「後來門生知道，疑為莫須有，四月間棄了。」申嵩聽見道：「賢契差矣。方才柳生之言出於無心。話是實的，何可屈害貞姬，令人聞之酸鼻？」柳生道：「不知就是年嫂，多有得罪了。在弟原無意欲為之心，莫須有三字，何能服天下？」

那五位同年道：「年兄快整鸞鳳，速速請回，真有負荊之罪了。」

柳生道：「年兄赴過鹿鳴，弟當同往迎取年嫂完聚。」申嵩道：「王生，你得意之時，不宜休棄貞潔糟糠，速宜請歸。」王有道說：「老師與年兄見教領命是了。」只聽得按院著承差催請各舉子簪花赴宴。申嵩拱一拱手，各人齊上明倫堂，掛紅吃酒。怎見得？有集唐詩一首為證：

天香分下殿西頭，獨許君家孰與儔。
月裡仙姝光皎皎，人間清影夜悠悠。
九霄香沁金莖露，八月涼生玉宇秋。
約我廣寒探兔窟，陵雲高步上瀛州。

只見這九□名新舉人，上馬扳鞍，揚眉吐氣，一個個往大街，迎到布政司赴鹿鳴宴。

王有道與柳生春，二人敬了兩主考並察院房師的酒，竟到孟家。鳴時吃了一驚。見是女婿，道聲：「恭喜了。只是屈害小女。」柳生春道：「老先生不須說令愛之事。已與令婿講明瞭。同避雨的就是學生。今特奉迎令愛。」孟鳴時見說，忙忙進內與月華說知。月華見說，既是那生在此，正好覲面講明，免玷清白，竟走出來。柳生上前作揖：「年嫂不必提起。」

王有道上前施禮道：「我一時狐疑，未免如此，已見心跡，特爾親迎。」月華便不開言。張氏勸女兒同去。一是孟鳴時夫妻兩口，並女兒三乘轎子同行。兩舉人依先迎進城來。到了王家，下馬進去。時親友擺下酒筵作賀，柳生告回。有道說：「年兄同飲三杯，意欲留此盡歡，恐年嫂等久。」柳生道：「小弟寒荊棄世久矣。」有道驚問：「幾時續弦？」柳生道：「尚無媒妁。」有道說：「小弟有妹淑英，今年□八。年兄不棄，以奉箕帚如何？」孟鳴時見說，道：「好得緊，小弟為媒。」月華聽見，說：「今日黃道，酒席親友俱在，待我與姑娘穿戴。」親友一齊歡喜。柳生春一點陰鷲，報他一日雙喜。須臾，儂相贊禮，夫妻二人，真個郎才女貌，正是：

晚上洞房花燭夜，早間金榜掛名時。
還虧久旱逢甘雨，方得他鄉遇故知。